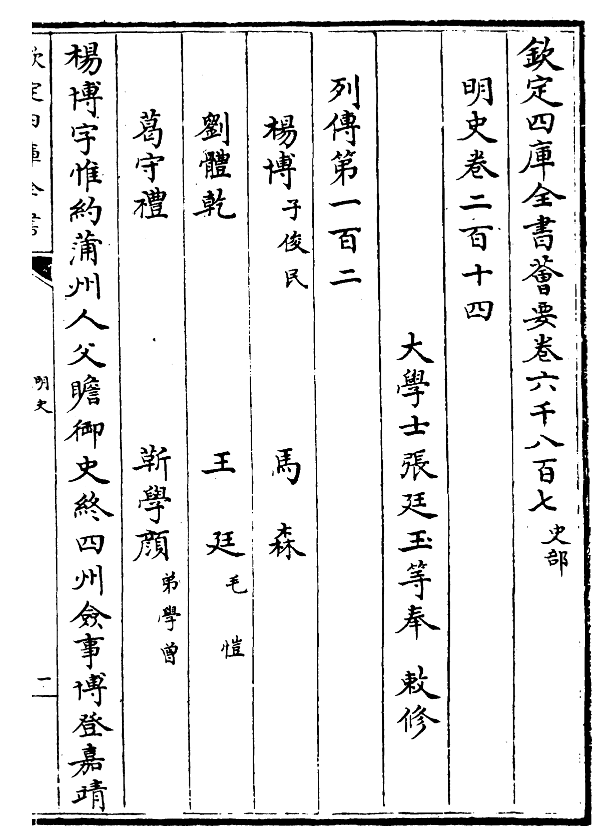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七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二

楊博 子俊民　馬森

劉體乾　王廷 毛愷

葛守禮　靳學顔 弟學曽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御史終四川僉事博登嘉靖

八年進士除盩厔知縣調長安儆爲兵部武庫主事歴職方郎中大學士瞿鑾廵九邊以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強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百遮道邀賞鑾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鑾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還薦博可屬大事濟農諳達歳盜邊尚書張瓚一切倚辦博帝或中夜降手詔博隨事條答悉稱旨毛伯温代

瓚博當遷特奏留之已遷山東提學副使轉督糧叅政

二十五年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大興屯利請募

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

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初罕東屬番避

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時與居民戕殺監生李時暘以

為言事下守臣博為築金塧白城七堡台其長令率屬

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為之肅清總兵官王繼

祖却寇永昌鎮羌叅將蔡勲等戰鎮番山丹三告捷斬

首百四十餘級進博右副都御史以母憂歸仇鸞鎮甘肅總督曽銑劾之詔逮治博亦發其貪罔三十事鸞拜大將軍數毁之帝不聽服闋鸞已誅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經畧薊州保定初諳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為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還督京城九門時因寇警歲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鎮靜奈何先事自擾罷其令尋遷總督薊州遼保軍務博以薊遏京師䕶畿甸陵寢為大分布諸將畫地為防

三十三年秋巴圖爾及達喇蘇十餘萬騎犯薊鎮攻墻
帝憂甚數遣騎偵博博環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
周益昌等力禦帝大書馳賜緋豸衣犒軍萬金寇攻四
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墻官軍斷一人腕乃退
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去
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千戶明年達喇蘇復入益昌擊
却之遂擢博兵部尚書録防秋功加太子少保嚴嵩父
子招權利諸司為所撓博一切格不行嵩恨博會丁父

憂去兵部尚書許論罷帝起博代之博未終喪疏辭而

帝以大同右衛圍急改博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博墨線

馳出關未至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去時右衛圍

六月守將王德戰亡城中芻粟且盡士死守無二心博

厚撫邮奏行善後十事以給事中張學顏言留博鎮撫

奏蠲被寇租因僉其丁壯為義勇分隸諸將博以邊人

不習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箱車百輛有警則右衛

車東左衛車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墻圮繕治為急次

則塞銀敛驛馬諸嶺以絶寛紫荆路備居庸南山以絶寛陵寢畿甸路修陽神地諸墻壍以絶入山西路乃於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髙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功賜敕奬賚帝數欲名博還又虜邊以問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名秋防訖加太子太保留鎮如故博索巴朗及叛人妻德濟等數以輕騎寇邊博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

帳因議築故總督翁萬達所創邊墻招還內地民為寇掠者千六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改薊遼總督秋防竣廷議欲召博還吏部尚書吳鵬不可鄭曉署兵部爭之曰博在薊遼則薊遼安在本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加少保帝憂邊甚博每先事為防帝眷倚若左右手嘗詔閣臣曰自博入朕毎憂邊其語預為謀博工言令九邊薊鎮為重請敕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

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首功也帝是之四十二年十月寇擁衆窺薊州聲言犯遼陽總督楊選帥師東博檄止之又手書三往卒不從博拊几曰敗矣急徵兵入援寇已潰牆子嶺犯通州帝嘆曰庚戌事又見矣諸路兵先後至命宣大總督江東統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鎮遠侯顧寰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寇解而東躪順義三河飽掠去援兵不發一矢取道甓及零騎傷殘者報首功帝怏怏諭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遂誅選博懼

及徐階力保持之帝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尚書隆慶改元請遵遺詔録建言諸臣死者皆贈卹時方計羣吏山西人無一被黜者給事中胡應嘉劾博庇其鄉人博連疏乞休並慰留且斥言者一品滿三考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將遊南海子博率同列諫御史詹仰庇以直言罷博爭之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被論博議留忤旨遂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不聽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薦博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兵部事陳劘

昌戰守方畧謂議者以守墻為怯言可聽實無少效墻外邀擊害七利三墻内格鬬利一害九夫因墻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嘗拒達喇蘇十萬衆以為當守牆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屬吏修内治諸事帝悉從之博魁梧豐碩臨事安閒有識量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六年高拱罷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三疏乞致仕歸逾年卒贈太傅謚襄毅拱柄國時欲中徐階

危禍博造拱力為解拱亦心動事獲已其後張居正逐拱將周内其罪博毅然爭之及興王大臣獄博與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為解居正憤曰二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會訊博陰為畫計使校尉怵大臣改供又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别茫然莫辨事乃白人以是稱博長者子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隆慶初遷河南提學副使萬歷初

歷大僕少卿父博致政侍歸起故官累遷兵部左侍郎署部事時議徹哩克嗣封俊民言款未可遽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勒西部使盡還巢申定市額使無濫索而已議遂定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十九年還理部事河南大饑人相食請發銀米各數十萬或議其稽緩因自劾求罷疏六上不允小人競請開礦俊民爭不得稅使者四出天下騷然時以咎俊民在事歷三考累加太子太保卒官贈少保後敘東征轉餉功贈少傅兼太子太傅

馬森字孔養懷安人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墜殞爲俊紿其妻曰我誤也不之罪踰年而舉森嘉靖十四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太平知府民有兄弟訟者予鏡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再遷江西按察使有進士嬖外婦而殺妻撫按欲緩其獄森卒抵之法歷左布政使就擢廵撫右副都御史入為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初森在江西薦布政使宋淳淳後撫南贛以贓敗森坐調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

御史周延稱為三平病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部
督倉場尋轉左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遷
南京戶部尚書隆慶初改北部是時登極詔書蠲天下
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
幾森鉤校搜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
帝節儉帝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
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
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

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令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紓目前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靈州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帝嘗命中官崔敏發户部銀

六萬市黃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内閣下無司禮徑傳者事乃止既又命購珠寶森亦力爭不聽三年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後屢薦不起森為考官時夏言壻出其門欲介之見言謝不往嚴嵩聞而悅之森亦不附為徐階所重遂引用之里居贊巡撫龐尚鵬行一條鞭法鄉人為立報功祠萬歷八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敏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改

兵科給事中司禮太監鮑忠卒其黨李慶為其姪鮑恩等八人乞遷帝已許之以體乾言止錄三人轉左給事中帝以財用絀詔廷臣集議多請追宿逋增賦額體乾獨上奏曰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之害最大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又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陞授勲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廕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

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請嚴敕諸曹清革冗濫減俸將不貲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䀝內監片紙如數供御乾沒狼籍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著為令典歲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冗既革國計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賦是揚湯止沸也於是部議請汰各監局人匠從之累官通政使遷刑部右侍郎改戶部

左侍郎總督倉場隆慶初進南京户部尚書南畿湖廣江西紬布絹米積逋二百六十餘萬鳳陽園陵九衛官軍四萬而倉粟無一月儲體乾再疏請責成有司又條上六事皆報可馬森去名改北部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工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復奏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即存庫之

數乃近遣御史所摉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於是給事中李已楊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乾言閣臣李春芳等皆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又奏太和山香税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屬内臣忤旨奪俸半年帝嘗問九邊軍餉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納之數體乾奏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又繼以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

列戍矣各鎮防守有主兵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衆各鎮芻餉有屯田其後加民糧加鹽課加京運而横費滋多因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又奏國家歲入不足供所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内外一切經費應存革者刋勒成書報可詔市綿二萬五千斤體乾請俟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給事中李已言三月非用綿時不宜重擾商戶體乾亦復爭乃命止進萬斤踰年詔趣進金花銀且購猫睛祖母緑諸異寳已上書力諫體乾

請從已言不納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體乾又乞承運庫減稅額二十萬爲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請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清勁有執每疏爭積忤帝意竟奪官給事中光懋御史淩琯等交章請留不聽神宗即位起南京兵部尚書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額軍九萬馬五千餘匹今軍止二萬二千馬僅及半單弱足慮宜選諸衛餘

丁隨伍操練發貯庫草場銀買馬又條上防守四事並從之萬歷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御史疏劾吏部尚書汪鋐謫亳州判官歷蘇州知府有政聲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三十九年轉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南京督儲自成化後皆以都御史領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戶部侍郎兼理及振武營軍亂言者請復舊制遂以副都御史章煥專領而改廷

南京刑部未上復改户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倭亂未靖廷建議以江南屬鎮守總兵官專駐吳淞江北屬分守副總兵專駐狼山遂為定制淮安大饑與巡按御史朱綱奏留商稅饟軍被詔切讓給事中李邦義因劾廷拘滯吏部尚書嚴訥為廷辨始解轉左侍郎還理部事以通州禦倭功加俸二級遷南京禮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奏行慎選授重分巡謹刑獄端表率嚴檢束公舉劾六事隆慶元年六月

京師雨潦壞廬舍命廷督御史分行振恤會朝覲天下
官廷請嚴禁餽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帝謁諸
陵詔廷同英國公張溶居守中官許義挾刃脅人財為
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笞羣璫伺學道早朝邀擊之左掖
門外廷上其狀論戍有差御史齊康為高拱劾徐階廷
言康懐奸黨邪不重懲無以定國是帝為謫康諭留階
拱遂引疾去而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賈人金事稍
泄陰求階子璠居間璠謝不見齊恨遂摭康疏語復論

階階亦引疾去廷因發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為言恤邊商革餘鹽數事為大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跡頗露齊懼得罪乃借攻階冀自掩遂下齊詔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戍詔釋為民拱起再相廷恐其修郤而愷亦階所引遂先後乞休以避之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齊事謂廷愷阿階意羅織不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廷愷屈法徇私詔奪愷職廷斥為民宥齊補通州判官

萬歷初齊以不謹罷愷已前卒浙江廵按御史謝廷傑訟愷狷潔有古人風坐按張齊奪官今齊已黜足知愷守正詔復愷官於是廵撫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守蘇州時人比之趙清獻直節勁氣始終無改宜如毛愷例復官詔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給夫廩如制仍以高年特賜存問明年卒謚恭節毛愷字達和江山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論冼馬鄒守益不當投散地為執政所惡謫寧國推官歷刑部尚書太監李芳驟

諫忤穆宗命刑部寘重辟愷奏芳罪狀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乃得貰死愷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彰德推官巨盜誣富家株連以百數守禮盡出之主獄者譖之御史會藩府獄久不決屬守禮一訊即得乃大驚服冬至趙王戒百官朝服賀守禮獨不可遷兵部主事父喪服闋補禮部寧府宗人悉錮高牆後稍得脱因請封禮部尚書夏言議量復中尉數人未上而

言入閣嚴嵩代之守禮適遷儀制郎中駁不行故事郡王絶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繼封交城懐仁襄垣近支絶以繼封請守禮持之堅會以疾在告三邸人乘間行賂遂得請旗校詗其事以聞所籍記賂遺十餘萬獨無守禮名帝由是知守禮廉遷河南提學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進陜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廵撫河南入為户部侍郎督餉宣大改吏部自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禮下

考勒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為歎惜久之隆慶元年起戶部尚書奏言畿輔山東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傜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為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

口不問石數吏書夤緣為奸增减灑派弊端百出至於收解乃又變為一串鈴法謂之彩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糓必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為一是為挪移者地也頋敕所司酌復舊規詔悉舉行於是奏定國計簿式須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納備錄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户部稽考以清隱漏挪移侵欺之弊又以户部專理財賦必周知

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時令天下歲以文冊報部乃請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巖分行天下董其事並承勅以行覃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冒宜兼給賞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乃以賈怨耶議乃止大學士高拱與徐階不相能舉朝攻拱侍郎徐養正劉自强拱所厚亦詰守禮言守禮不可養正等遂論拱守禮尋乞養母歸及拱再相深德守禮起為刑部尚書初階定方士王金等獄坐妄進藥物比之殺父律論

死詔下法司會訊守禮等議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
陶仲文術左道惑衆應坐為從律編戍給事中趙奮言
法司為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為先帝地今則一
主于出而不恤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為從孰
為首將以陶仲文為首則仲文死已久為法如此陛下
何賴哉疏入報聞尋改守禮左都御史奏言畿内地勢
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為壑請倣古井田之制濬
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有司又申明廵撫事宜條列

官箴士節六事守禮議王金獄與拱合然不附拱後張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搆殺拱守禮力為解乃免陷拱居正吏用事交相軋守禮周旋其間正色獨立人以為難萬歷三年以老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驛歸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靳學顔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陽推官以廉平稱歷吉安知府治行高累遷左布政使隆慶初入為太僕卿改光禄旋拜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屢歷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絀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詘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豊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

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畜安得不匱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藥雜職則丞貳判簿為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為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

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贖亦變通一

周末為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

填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

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

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

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

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

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

民皇皇以匱乏為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其責出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讐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賢士大夫為

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捐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顧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

心耳其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嚮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廪之所蔵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即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

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税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為社誠倣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氣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為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收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于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

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尋召為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學顏內行修潔見高拱以首輔掌銓專恣甚遂謝病歸卒弟學曾山西副使治績亦有聞

贊曰明之中葉邊防墮經費乏當時任事之臣能留意於此者鮮矣若楊博馬森劉體乾葛守禮靳學顏之屬庶幾負經濟之略就其設施與其所建白茍究而行之

亦補苴一時而已況言之不盡行行之不能久乎自時

厥後張居正始一整飭居正歿一切以空言從事以迄

於亡蓋其壊非朝夕之積矣

明史卷二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四考證

楊博傳博發仇鸞貪罔三十事　臣章宗瀛按明徐階所撰楊博碑記稱博與曽銑論仇鸞時銑方議逐套寇修東勝及受降城並河為塞鸞議其生事卒殺銑鸞亦數毀博互詳曽銑傳謹識

楊博傳子俊民字伯章　臣章宗瀛按博有五子俊民其長子也次俊士三俊彥四俊卿五俊臣見識大錄

謹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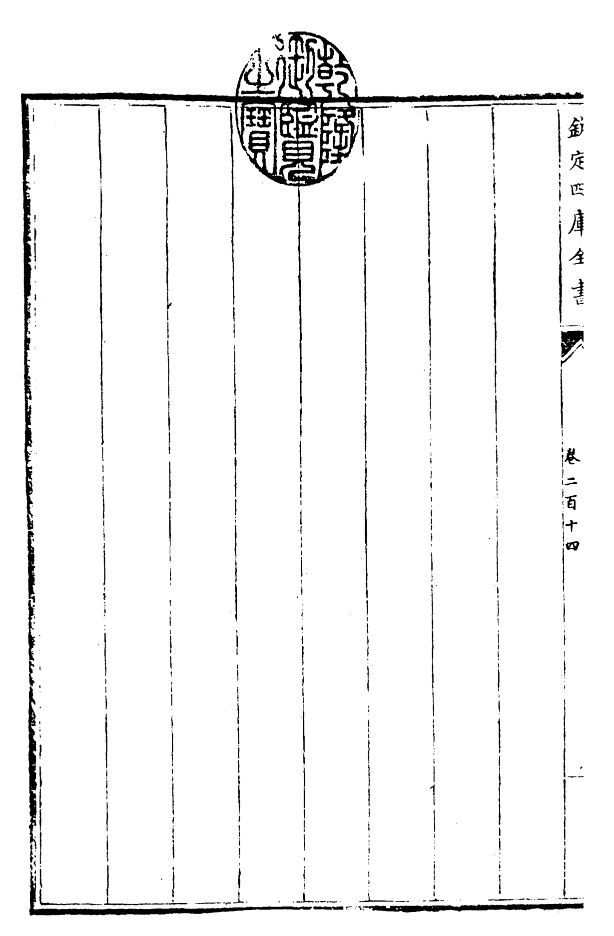
劉體乾傳奏太和山香稅毋屬内臣忤旨奪俸　臣章宗瀛按先是御史詹仰庇諫市珠寶不報已而仰庇視十庫疏請嚴覈内官監出納歲數内官激帝怒杖百斤為民後給事中陳五德李已復上疏帝震怒杖已百斤五德為民時體乾亦以力爭忤上意見明實錄傳中未詳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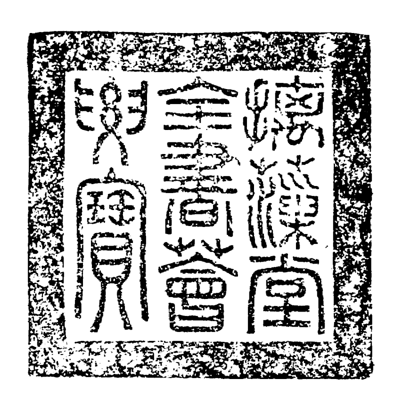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劉體乾傳神宗即位起南京兵部尚書條上防守四事

臣章宗瀛按體乾所陳防守四事大旨謂廣儲積清屯田申飭戎政見明實錄謹附識

葛守禮傳父喪服闋補禮部　臣章宗瀛按于慎行撰守禮碑記時當事知其才將改銓曹力辭乃改禮部後由儀制郎中外擢謹識

靳學顏傳見高拱專恣遂謝病歸卒　臣章宗瀛按明實錄學顏於隆慶五年六月卒賜祭一壇給半葬謹附考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五 六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八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一百三

王治　歐陽一敬 胡應嘉

周弘祖 岑用賓 鄧洪震　詹仰庇

駱問禮 楊松 張應治　鄭履淳

陳吾德 李已 胡涍　汪文輝

劉奮庸　曹大埜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冒軍功治請臨陣斬獲第錄將士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元年偕御史王好問覈内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敏請止之為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治等詳覈不載者已之治等力爭不許事竣劾中官

趙廷玉馬尹乾沒罪詔下司禮監按問尋上疏陳四事一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為天子父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為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為未協臣以為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事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窺伺便佞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

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為陛下慮之其二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報聞進吏科都給事中劾薊遼總督都御史劉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曾于拱不職于拱遂罷山西及薊鎮並中寇治以罪兵部尚書郭乾侍郎遲鳳翔偕同官歐陽一敬等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部議卹光祿少卿馬從謙帝不許治疏爭帝謂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允又請追謚何塘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

部侍郎詹瀚共鍜成夏言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咸報可
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諫
大學士徐階尚書楊博御史郝杰等並阻止皆不聽至
則荒莽沮濕帝甚悔之治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進太
僕卿憂歸卒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蕭山
知縣徵授刑科給事中劾太常少卿晉應槐為文選郎
時劣狀而南京侍郎傅頤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叅政

孫弘軾由應槐進俱當罷吏部為應槐等辨獨罷頤官
未幾劾罷禮部尚書董份三遷兵科給事中言廣西總
兵宜用都督不當用勳臣因罷恭順侯吴繼爵以劉顯
俞大猷分代𢈔大入陜西劾總督陳其學廵撫戴才俱
奪官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溶山西浙江總兵官董一
奎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職溶留餘俱貶
黜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隆慶元年
正月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

新山西人無下考者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應嘉先嘗劾高拱拱修郤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拱意且以應嘉實佐察初未言今黨同官妄奏擬旨斥為民言路大譁一敬為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嘉應不若黜臣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階乃調應嘉建寧推官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不聽踰月御史齊康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羣集闕

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劾一敬時康主拱一敬主
階互指為黨言官多論康康竟坐謫已陳兵政八事部
皆議行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湖廣巡按陳省劾太和
山守備中官呂詳詔徵詳還遂罷守備官未幾復遣監
丞劉敬往代一敬言進故名俊守顯陵無狀肅皇帝下
之獄充孝陵衛淨軍今不宜用從之中官呂用等典京
營一敬力諫事寢黔國公沐朝弼殘恣屢抗詔旨一敬
請治其罪報可俄擢太常少卿拱再起柄政一敬懼即

日告歸半道以憂死時應嘉已屢遷參議憂歸聞拱再相亦驚怖而卒應嘉沐陽人由宜春知縣擢吏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論侍郎黄養蒙李登雲及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職皆罷去登雲者大學士高拱姻也應嘉策拱必害已遂併劾拱言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即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不知拱何心疏入拱大懼亟奏辯會帝崩得不竟拱以此銜應嘉穆宗嗣位應嘉請帝御文華殿

與輔臣面議大政名訪諸卿顧問侍從令科臣隨事駁議帝納馬應嘉居諫職號敢言然倖倖好搏擊議者頗以傾危目之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督屯田馬政隆慶改元司禮中官及藩邸近侍廕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弘祖馳疏請止賚金幣或停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名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

預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嚬笑則彼無
亂政之階而聖德媲太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
廢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
炳然居澤位不能效澤忠無所逃罪報聞已請汰内府
監局錦衣衛光禄寺文思院冗負復嘉靖初年之舊又
請訪行古社倉制詔皆從之明年春言近四方地震土
裂成渠旂竿數火天鼓再聞隕星旋風天雨黑豆此皆
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

邉患孔棘僃禦無方事涉内庭輙見撓沮如閲馬核庫詔出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大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劾之疏留中内臣爵賞謝辭温旨遠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絶無者疏入不報其冬詔市珍寶魏時亮等爭不聽弘祖復切諌尋遷福建提學副使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考察言官惡弘祖及岑用賔等謫弘祖安順判官用賔宜川縣丞用賔廣東順德人官南京給事中多所論劾又嘗論拱很愎以故拱憾之出為紹興知

府既中以察典遂卒于貶所而弘祖謫未幾拱罷量移廣平推官萬歷中累遷南京光禄卿坐朱衣謁陵免當

隆慶初以地震言事者又有鄧洪震宣化人時為兵部郎中上疏曰入夏以来滛雨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作白日無光近大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疊見傳聞後宫游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奸宄潛生戕軼犯其何

以待之帝納其言下禮官議脩省洪震尋以疾歸萬厯改元督撫交章論薦竟不起

詹仰庇字汝御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海知縣徵授御史隆慶初穆宗詔户部購寶球尚書馬森執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賀一桂等繼争皆不聽仰庇疏言頃言官諌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絶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

復過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啟弼違之
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況寳石球
璣多藏中官冢求之愈急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財耗
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
倒置乎不報三年正月中官製烟火延燒禁中廬舍仰
庇請按治左右近習多切齒者帝頗就聲色陳皇后微
諫帝怒出之別宫外庭皆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
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即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

作配陛下為宗廟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别宮已近一載抑欝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于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别宮聊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内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驚喜過

望仰庇益感憤亡何巡視十庫疏言內官監歲入租稅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內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內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歸朝宁乞覈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户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宫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因乾没以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

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官官因指再照人主語為大不敬帝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仰庇為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神宗嗣位録先朝直臣以仰庇在京時嘗為商人居間不得内召除廣東參議尋乞歸家居十餘年起官江西再遷南京太僕少卿入為左

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節負盛名至是為保位計頗不免附麗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左都御史吳時來仰庇即劾伸進士薛敷教劾時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閱疏即論敷教排陷大臣敷教坐廢及吏部侍郎趙煥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仰庇謀代之蹤跡頗著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仰庇不自安屢求去帝雖慰留而衆議籍籍不止稍遷刑

部右侍郎移疾歸久之卒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陳皇后移别宮問禮偕同官張應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闈即有疾豈宜移宮望亟返坤寧毋使後世謂變禮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劾徐階為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禮言齊贓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也張居正請大閱問禮謂非要務而請帝日親萬幾詳覽奏章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巡撫涂澤民不職帝

竝留之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于便殿問
禮遂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
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
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
嚮晦不入宫闈則涵養薫陶自多裨益三言内閣政事
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
得人也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當
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失檢察者許御史諸司糾

彈五言頌諂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令所司題覆已報可者

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為故常陛下當明作于上勅諸臣奮勵于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畧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容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官侍復從中搆之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史楊松在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遽

遷俟三年後議之萬歷初屢遷湖廣副使卒楊松河南衛人歴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黄雄徵子錢與民閧兵馬司捕送松所事未決而内監令校尉趣雄入直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有遂劾雄詐稱詔旨帝令㸃兵馬司官而鐫松三秩謫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廬州推官終山西副使張應治秀水人在垣中抗疏多可稱為高拱所惡出為九江知府終山東副使

鄭履淳字叔初刑部尚書曉子也舉嘉靖四十年進士

除刑部主事遷尚寶丞隆慶三年冬疏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失飢寒迫身易為衣食噭噭赤子聖主之所以為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内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祼矣曾名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晝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宫闈違脫珥之規

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内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閽寺潛為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宫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闢以来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為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貽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鑾裔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

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

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

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于此疏入帝大

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為言乃釋為

民神宗立起光祿少卿卒

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隆

慶三年擢工科給事中兩廣多盜將吏率虛文罔上吾

德列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已而月

復食吾德言歲首日月竝食天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詔遣中官督織造吾德偕同官嚴用和切諫報聞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户部尚書劉體乾户科都給事中李已執奏不從吾德復偕已上疏曰伏覩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内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絲紵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

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悴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帝震怒杖巳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為民神宗嗣位起吾德兵科萬歷元年進右給事中張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請吾德獨不往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既而誣漸白吾德遂劾儒亦謫之外居正以吾德不白己嗛之未幾爭成國公朱希忠

贈定襄王爵益忤居正及慈寧宮後室災吾德力爭出為饒州知府有盜建昌王印章者逋之南京見獲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盜謫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沮饒時違制講學用庫金市學田遂除名為民居正死薦起思州推官移寶慶同知皆以親老不赴後終湖廣僉事李己字子復磁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隆慶中頻詔戶部有所徵索尚書劉體乾輒執奏己每助之以是積失帝意及爭

珍寶事遂得禍未幾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尚瘐死犴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稱帝仁明神宗立薦起兵科都給事中奏言陛下初基獘端盡去傳奉一事豈可尚踵故常內臣即有勤勞當優以金帛名器所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御史胡涍建言得罪已首論救

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邊將不當平江伯陳王謨罪

廢復夤緣出鎮湖廣已力爭得寢擢順天府丞遷大理

右少卿疏請改父母誥命已日暮逼禁門守者投入帝

怒謫常州同知初已與吾德並敢言已尤以直著兩遭

摧抑頗事營進後為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

正指與尚書何寬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察典遂得

擢南京尚寶卿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踰年

罷歸卒胡涍字原荊無錫人嘉靖末舉進士歷知永豐

安福二縣擢御史神宗即位之六日命馮保代孟沖掌
司禮監召用南京守備張宏涍請嚴馭近習毋惑諂諛
虧損聖德保大怒思傾之其冬妖星見慈寜宫後延燒
連房涍乞徧察掖廷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恤優遇其
餘無論老少一概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則天為虐語
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為誰張居政對曰涍言雖狂悖
心無他帝意未釋嚴旨譙讓涍惶恐請罪斥為民踰年
巡按御史李學詩薦涍詔自後有薦者并逮治涍久之

卒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隆慶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内閣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等並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畧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于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昻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

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搆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
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為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
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鋭
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
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
是為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為微其詞所以養廉恥
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
若市井喧鬨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錄

長為人才惜今或捜抉小疵指為大𦍒極為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為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為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為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為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為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

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己專斷即有闕失孰從聞之盖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所司拱惡其刺已甫三日出為寧夏僉事修屯政覈浮糧建水牐流亡漸歸御史富平孫丕揚忤拱為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齮齕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為諸君亦不可也于是緩其事未幾劾者先得罪去丕揚竟獲免神宗嗣位拱罷政名為尚寶

卿尋告歸久之有詔召用未赴卒

劉奮庸雒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尋改禮部兼翰林待詔侍穆宗裕邸穆宗即位以舊恩擢尚寶卿已藩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奮庸久不調大學士高拱亦故講官也再起任事頗專恣奮庸疾之隆慶六年三月上疏曰陛下踐阼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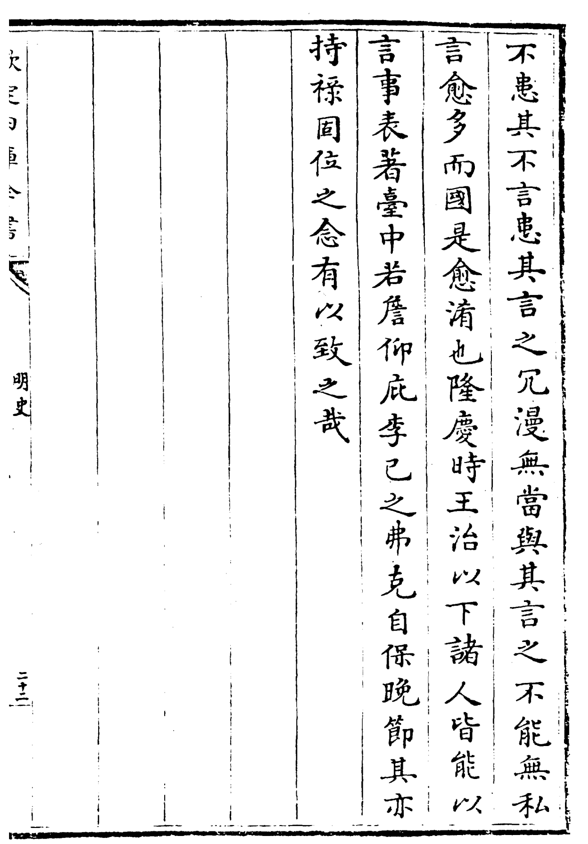
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慾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令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三慎

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内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于効忠矣五用忠直邇歲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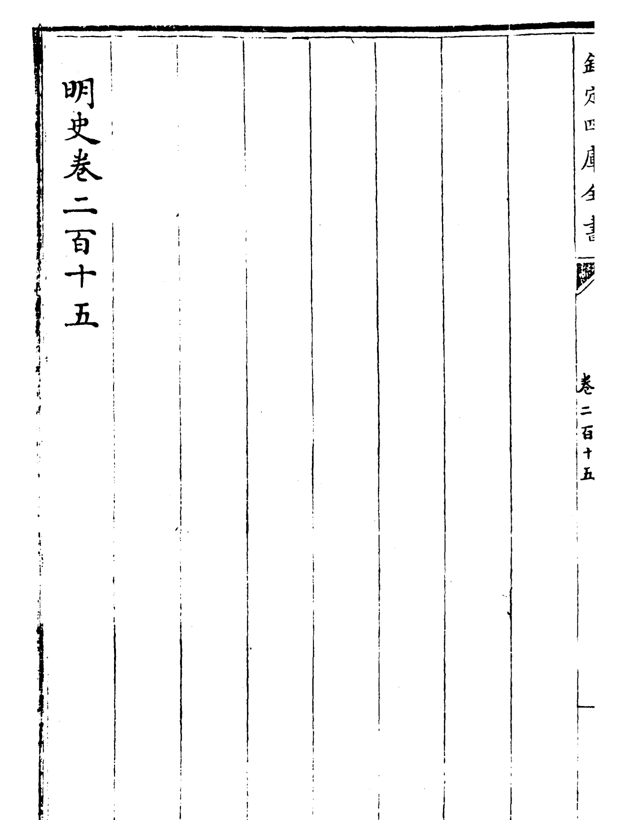
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為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扎鱗之誠登之上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尠疏入帝但報聞不恕也而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相與詆訾之給事中涂夢桂遂劾奮庸動搖國是會給事中曹大埜亦劾拱十罪帝斥之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漸搆姦謀傾

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並下吏部拱方掌部事陽為二臣祈寛帝不許竟謫大埜乾州判官奮庸興國知州夢桂文皆拱門生夢桂極詆奮庸文則盛稱頌拱又盡舉大埜奏中語代拱剖析士論非之奮庸謫官兩月會神宗即位遂擢山西提學僉事再遷陜西提學副使以病乞歸卒大埜巴縣人其劾拱張居正實使之萬歷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以貪劾免

贊曰嘉靖之季門戸漸開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時



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無當與其言之不能無私言愈多而國是愈淆也隆慶時王治以下諸人皆能以言事表著臺中若詹仰庇李已之弗克自保晚節其亦持禄固位之念有以致之哉



明史卷二百十五

明史卷二百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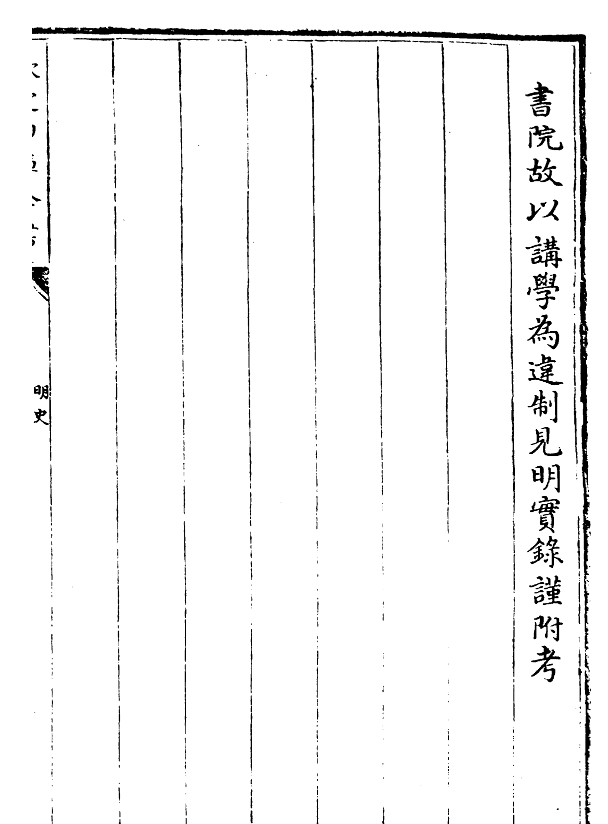
歐陽一敬傳振武營　臣嚴福按振武營設於嘉靖二十四年多無賴驕縱嘗毆死督儲侍郎黄懋故一敬疏及之見兵志至所陳八事實實錄及諸書皆未載謹附識

詹仰庇傳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　臣嚴福按萬歷十六年錫爵子衡舉鄉試第一主事饒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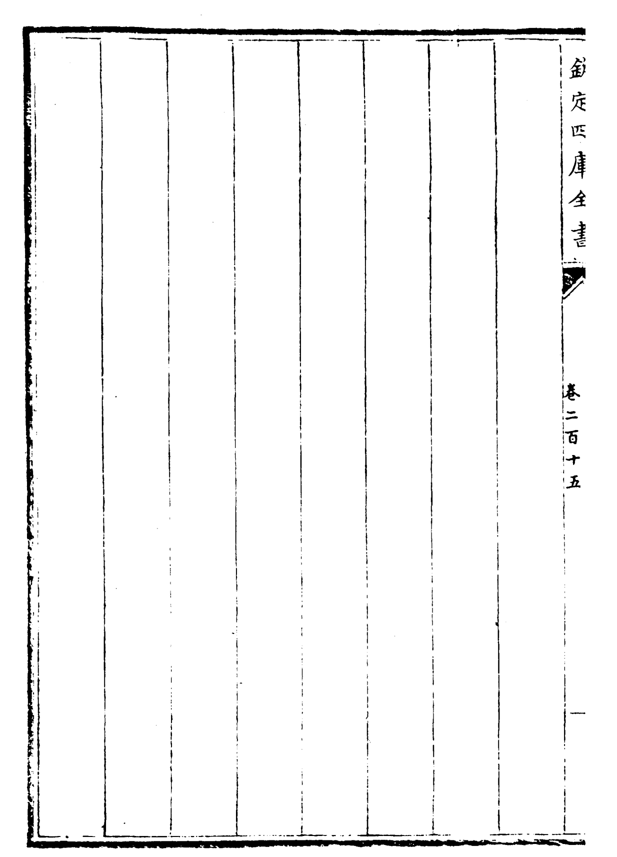
疏論劾并及考官黄洪憲仲坐除名傳中科場事益指此見宰輔編年錄謹附考

鄭履淳傳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　臣嚴福按是時樹聲方引疾家居星以二年廷杖除名士儋以是年三月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内外臣講求民瘼大立方督河道亦以是年七月陳五患十二月故履淳並及之見明實錄謹附考

陳五德傳違制講學　臣嚴福按萬歷七年詔毁天下



書院故以講學為違制見明實錄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一百四

吳山　陸樹聲 子彥章

瞿景淳 子汝稷 汝說　田一儁 沈懋學 從孫壽民 懋學

黄鳳翔 韓世能　余繼登

馮琦 從祖惟訥 從父子咸　王圖 劉日寧

翁正春　劉應秋子同升
唐文獻楊道賓陶望齡　李騰芳
蔡毅中　公鼐
羅喻義　姚希孟
許士柔　顧錫疇

吳山字曰靜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三十五年改吏部尋代王用賓為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山與嚴嵩鄉里嵩子世蕃介大

學士李本欲山欲與為婚姻山不可世蕃不悅而罷帝欲用山內閣嵩密阻之府丞朱隆禧者考察罷官獻方術得加禮部侍郎及卒請卹山執不與裕景二邸並建國本未定三十九年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藩儀嵩知帝激於郭希顏疏欲覘人心諷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具儀以奏王竟之藩司禮監黄錦嘗切語山曰公他日得為編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明年二月朔日當食微陰歷官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嵩以為天

眷趣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為言山仰首曰日方虧將誰欺耶仍救護如常儀帝大怒山引罪帝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給事中李東華等震懼劾山請與同罪帝乃責山賣直沽名停東華俸嵩言罪在部臣帝乃貰東華等命姑識山罪吏科梁夢龍等見帝怒山甚又惡專劾山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時皆惜山而深快鵬之去穆宗即位召為南京禮部尚書堅辭不赴卒贈少保謚文端

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初冒林姓及貴乃復家世業農樹聲少力田暇即讀書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三十一年請急歸遭父喪久之起南京司業未幾復請告去起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尋召還春坊不赴久之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嚴敕學規著條教十二以厲諸生召為吏部右侍郎引病不拜隆慶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即家拜禮部尚書初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必首舉樹聲惟恐

其不至張居正當國以得樹聲為重用後進禮先謁之樹聲相對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詣政府見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為正席其介介如此北部要增歲幣兵部將許之樹聲力爭歲終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章省奏牘慎賞賚防壅蔽納讜言崇儉德攬乾柄別忠邪詔皆嘉納萬歷改元中官不樂樹聲屢宣諭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趣至則曹司常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

行相平泉矣平泉者樹聲別號也樹聲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虛拘何益其冬請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多切中報聞而已居正就邸舍與別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燫比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修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與徐階同里高拱則同年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為居正所推卒不附也已給廩隸如制加太子少保再遣存問弟

樹德自有傳子彥章萬歷十七年進士樹聲誡毋就館選隨以行人終養詔給月俸異數也樹聲年九十七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彥章有節槩至南京刑部左侍郎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間教授里中自給嘉靖二十三年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鄭王厚烷以言事廢徙鳳陽景淳奉敕封其子載堉為世子攝國事世子內懼賮重幣景淳却之時恭順侯吳繼爵為正使已授幣慚景淳亦謝不納旣而語景淳

曰上遣使賚詞狀徴公吾幾中法滿九載遷侍讀請急歸江南久苦倭總督胡宗憲師未捷景淳還京謁大學士嚴嵩嵩語之曰倭旦夕且平胡總督才足辦南中人短之何也景淳正色曰相公遙度之耳景淳自南來目覩倭患胡君坐擁十萬師南中人不得一安枕臥相公不欲聞誰為言者嵩愕然謝之歷侍讀學士掌院事改太常卿領南京祭酒事就遷吏部右侍郎隆慶元年召為禮部左侍郎用總校永樂大典勞兼翰林院學士支

二品俸侍經筵修嘉靖實録疾作累疏乞骸骨歸踰年
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爲編修時典制誥錦衣陸炳先
後四妻欲封最從者屬景淳撰詞不可介嚴嵩爲請亦
不應橐金以投卒笑謝之子汝稷汝説汝稷字元立好
學工屬文以廕補官三遷刑部主事扶溝知縣扶宗人
神宗令予重比汝稷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抶抶溝民
耳獄上竟得釋歷黄州知府徙邰武再守辰州永順土
司彭元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與酉陽冉御龍相讐

殺汝稷馳檄元錦觧兵去三土司皆安尋遷長蘆鹽運使以太僕少卿致仕尋卒汝説字星卿五歲而孤搆文成輙跪薦父木主前萬歴中舉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亦以剛正聞子式耜别有傳

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隆慶二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萬歴五年吳中行攻張居正奪情趙用賢等繼之居正怒不測一儁偕侍講趙志臯修撰沈懋學等疏救格不入乃會王錫爵等詣居正陳大義一儁

詞尤峻居正心嗛之未幾志臯等皆逐一儁先請告歸
獲免居正歿起故官屢遷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辭疾
歸未行卒一儁褆身嚴苦家無嬴貲贈禮部尚書懋學
字君典宣城人父寵字畏思嘉靖中舉鄉試授行唐知
縣以民不諳織絍置機杼教之調獲鹿徴授御史官至
廣西叅議師貢安國歐陽德又從王畿錢德洪游知府
羅汝芳創講會御史耿定向聘寵與梅守德共主其席
懋學少有才名舉萬厯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居正子

嗣修其同年生也疏既格不入乃三貽書勸嗣修諫嗣修不能用以工部尚書李幼滋與居正善復貽書為言幼滋報曰若所言宋人腐語趙氏所以不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並得聖賢中道豎儒安足知之幼滋初講學盜虛名至是縉紳不與焉懋學遂引疾歸居數年卒福王時追謚文節從孫壽民字眉生為諸生有聲崇禎九年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甫入都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奪情復攻總督熊文燦言嗣昌

挈軍旅權付文燦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餘萬使賊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待以不死今乃講盟結約若與國然天下有授柄於賊而能制賊者乎通政張紹先寢不上壽民以書責紹先乃請上裁嗣昌皇恐待罪帝以疏違式命勿進壽民遂槩括兩疏上之留中少詹事黄道周數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媿死矣後道周及何楷等相繼抗疏要自壽民發之壽民名動天下未幾移疾去講學姑山從游者數百人

福王時阮大鋮用事銜壽民劾嗣昌疏有大鋮妄陳條
畫鼓煽豐芑語必欲殺之壽民乃變姓名避之金華山
國變乃歸不復出
黄鳳翔字鳴周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教
習内書堂輯前史宦官行事可為鑒戒者令誦習之世
宗實録成進修撰萬厯五年張居正奪情杖諸諫者鳳
翔不平誦言於朝編纂章奏盡載諸諫疏及居正二子
會試示意鳳翔峻却之當主南畿試以王篆欲私其子

復謝不往屢遷南京國子祭酒省母歸起補北監時方校刻十三經註疏鳳翔言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珍護聖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緝熙聖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厲繹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豫教疏入報聞尋擢禮部右侍郎洮河告警抗疏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親政事以實圖安攘為令大計

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極言敢諫之臣則
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鄒元標直聲勁節銓司特擬名
用其他建言遷謫如潘士澡孫如法亦擬量法而疏皆
中寢士氣日摧言路日塞平居衹懷禄養交臨難孰肯
捐軀為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縑二百萬易遼人
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為用兵養士之資令戶部歲進
二十萬初非舊額積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營
私蓄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熒煌梵剎之供奉齋醮之祈

禳何一不廉内帑與其要福於冥冥之鬼神孰若廣施於子遺之赤子帝不能用廷臣爭建儲久未得命帝諭閣臣以明春舉行大學士王家屏出語禮部鳳翔與尚書于慎行左侍郎李長春以冊立儀上帝怒俱奪俸意復變鳳翔又疏爭不報遂請告云二十年禮部左侍郎韓世能去張一桂未任而卒復起鳳翔代之尋改吏部拜南京禮部尚書以養親歸再起故官力以親老辭久之母卒遂不出卒於家天啟初謚文簡世能字存良長

洲人鳳翔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世宗穆宗
實録充經筵日講官歷侍讀祭酒禮部侍郎教習庶吉
士館閣文字是科為最盛世能嘗使朝鮮贈遺一無所
受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與修會典成進修撰直講經筵尋進右中允充日講
官時講筵久輟侍臣無所納忠繼登與同官馮琦共進
通鑑講義傳以時政鈌失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

史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兩宫災偕諸講官引洪範五行傳切諫不報進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攝部事陜西山西地震南都火古浪鐘自鳴紹興地湧血繼登於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採之害民者時不能用雷擊太廟樹復請帝躬郊祀廟享册立元子停礦税撤中使帝優詔報聞而已旋擢本部尚書時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請罷四川礦税以佐兵食復上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為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

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陸谷變遷髙卑易位是為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為意乎帝不省繼登自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欝欝成疾每言及輙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疾滿三月

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繼登樸直慎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曽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應諸生試夫人請為一言終不可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幼穎敏絶人年十九舉萬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會典成進侍講充日講官歷庶子三王並封議起移書王錫爵力爭之進少詹事

掌翰林院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滋政勤敏力抑營
競尚書李戴倚重之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陰同見於
午又狄道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琦草疏偕尚書戴上
言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為極異至山陷成谷地
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
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
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
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

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益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剥小民晝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絶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言勢赫

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
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
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
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巳拜誅閹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為
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
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釆訪都城
内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
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

部修省之章未嘗批荅而奸民㨗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觧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葢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鄖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黄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

祇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寃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内赤子

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不報尋轉左侍郎拜禮部尚書帝將冊立東宮詔下期廹中官掌司設監者以供費不給為詞琦曰令日禮為重不可與爭其弟戶部主事璦適輦餉銀四萬出都琦立追還給費事乃克濟三十年帝有疾諭停礦稅既而悔之琦與同列合疏爭且請躬郊廟祭享御殿受朝不納湖廣稅監陳奉以虐民撤還會陝西黃河竭琦言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並乞徵還皆

不報南京守備中官邢隆請別給關防徵稅琦不可乃以御前牙關防給之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每竊其緒言鄙棄傳註前尚書余繼登奏請約禁然習尚如故琦乃復極陳其弊帝為下詔戒厲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數陳讜論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內閣缺人帝已簡用朱國祚及琦而沈一貫密揭言二人年未及艾盍少需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鯉朱賡琦素善疾至是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於官年僅四十六遺

疏請厲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語極懇摯帝悼惜之贈太子少保天啟初謚文敏自琦曽祖裕以下累世皆進士裕字伯順以戍籍生於遼東師事賀欽有學行終雲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于履河南參政從祖惟健舉人惟訥字汝言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祿卿致仕惟重惟健惟納皆有文名惟訥最著惟健子于咸字受甫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踰年母歿哀毀骨立萬歷元年舉於鄉再會試不第遂不復赴講求濂

洛之學嘗曰為學須剛與恒不剛則隳不恒則退治家宗顏氏家訓鍾羽正稱予咸信道忘仕則漆雕子循經蹈古則高子羔云

王圖字則之耀州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名充東宮講官妖書事起沈一貫欲有所羅織圖其教習門生也盡言規之累遷詹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進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兄國方巡撫保定廷臣附東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

轂圖兄弟會孫丕揚起掌吏部孫瑋以尚書督倉場皆陜西人諸不悅圖者目為秦黨而是時郭正域劉曰寧及圖並有相望正域逐去曰寧卒時論益歸圖葉向高獨相久圖旦夕且入閣忌者益衆適將京察惡東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為鉤黨計圖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初圖典庚戌會試分校官湯賓尹欲私韓敬與知貢舉吳道南盛氣相詬誶比出闈道南欲劾賓尹以圖沮而止王紹徽者圖

同郡人賔尹門生也極譽賔尹於圖而言道南尚欲傾賔尹并及圖宜善為計圖正色却之紹徽怫然去時賔尹已為祭酒其先歴翰林京察當圖註考思先發傾之乃與紹徽計令御史金明時劾圖子寶坻知縣淑抃贓私鉅萬且謂國素疾李三才圖為求解國怒詈之圖遂欲以拾遺去國圖兄弟抗章力辯忌者復偽為淑抃劾國疏播之邸抄圖上疏言狀帝為下詔購捕乃已及考察辛注賔尹不謹褫其官明時亦被黜由是其黨大譟

秦聚奎朱一桂鄭繼芳徐兆魁高節王萬祚曾陳易輩
連章力攻圖圖亦連章求去出郊待命温詔屢慰留堅
卧不起九閱月始予告歸國亦乞休去未幾卒四十五
年京察當事者多賓尹絽嶶黨以拾遺落圖職天啟三
年名起故官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明年魏忠賢黨
劉弘先劾圖遂削籍尋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淑抃終戸部郎中劉曰寧字幼安南昌人萬歷十七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士中允直皇長子講幄時冊

立未舉外議紛紜曰寧旁慰曲喻依於仁孝光宗心識之礦使四出曰寧發憤上疏陳六疑四患極言稅監李道王朝諸不法狀疏入留中以母病歸起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就遷國子祭酒奉母歸吏進之金數千曰例也曰寧峻却之尋起少詹事母喪不赴服闋名為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道卒贈禮部尚書天啟初追謚文簡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萬歷中為龍溪教諭二十年擢

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少詹事三十八年九月拜禮部左侍郎代吴道南署部事十一月日有食之正春極言闕失不報明年秋萬壽節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謹財用恤民命重邊防帝不省吉王翊鑾請封支子常源為郡王正春言翊鑾之封在宗藩要例已定之後其支庶宜止本爵乃授鎮國將軍王貴妃薨久不卜葬正春以為言命偕中官往擇地得吉中官難以煩費正春勃然曰貴妃誕育元良他日

國母也奈何以天下儉乎奏上報可代王欲廢長子昂渭立次子昂莎朝議持二十餘年正春集衆議上疏昂渭卒得立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入於倭令使臣多倭人貢物多倭罷絶之便否亦宜詔福建撫臣量留土物毋俾入朝帝是之四十年進士鄒之麟分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爲御史馬孟禎等所發正春議黜學賢謫之麟而不及主考官給事中趙興邦亓之教因劾正春徇私正春求去不許頃之言官發湯賓尹

韓敬科場事正春坐敬不謹敬黨大恨詩教復劾正春正春疏辯益求去帝雖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尋改吏部掌詹事府以侍養歸天啟元年起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抗論忤魏忠賢被吉譙責明年御史趙蔭昌希指劾之正春再疏乞歸帝以正春嘗為皇祖講官特加太子少保賜敕馳傳異數也時正春年逾七十母百歲矣子孫奉觴上壽鄉閭豔之未幾卒崇禎初謚文簡正春風度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目無流

視見者肅然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曾鼎以
典史正春以教諭云
劉應秋字士和吉水人萬厯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還南京司業十八年冬疏論首輔申時行言陛下名對
輔臣諮以邉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専事蒙蔽賊大舉
入犯既掠洮岷直廹臨鞏覆軍殺將頻至喪敗而時行
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内盡皆番地乎輔臣
者天子所與託腹心者也輔臣先蒙蔽何責庶寮故近

日敵情有披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不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捉而惡言敗故内外相蒙恬不為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氣運說者謂嘉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為貪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權而士競於險至於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顧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迹而芒刄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語并侵次輔王錫

爵時主事蔡時鼎南京御史張守誠亦疏論時行竝留中應秋尋召為中允充日講官歷右庶子祭酒二十六年有撰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以指大學士張位并及應秋所司言應秋非位黨宜留帝命調外應秋遂辭疾歸初御史黄卷索珠商徐性善賕不盡應上章籍沒之應秋疏卷啟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諸龍光奏訐李如松至荷枷大暑中應秋言一妄人上書何必置死地時詞臣率優游養望應秋獨好譏評時事以此取忌竟被

黜歸數年卒崇禎時贈禮部侍郎謚文節子同升字晉
御師同里鄒元標崇禎十年殿試第一莊烈帝問年幾
何對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
楊嗣昌奪情入閣何楷林蘭友黄道周言之俱獲罪同
升抗疏言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中外交訌冀
得一效拯我蒼生聖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謂嗣
昌縗經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臣以嗣昌必且良痛惻
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夫人有

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臣以嗣昌所忍覘其所為知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為國建功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而能任天下事必無是理伎倆已窮茍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為解樞部之漸和議自專票擬由已與方一藻高起潛輩扶同罔功掩敗為勝歲糜金繒養患邊圉立心如此獨不畏堯舜在上乎畏自陛下切責議和而嗣昌不可以為臣今一旦忽易墨

線而嗣昌不可以為子若附和比黨緘口全軀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罪名教矣疏入帝大怒謫福建按察司知事移疾歸廷臣屢薦將召用而京師陷福王立召起故官不赴明年五月南都不守江西郡縣多失同升擕家將入福建止雩都與楊廷麟謀興復唐王加同升祭酒同升乃入贛州偕廷麟籌兵食取吉安臨江加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同升已羸疾日與士大夫講忠孝大節聞者咸奮以廷麟請撫南贛十二月卒於贛州

唐文獻字元徵華亭人萬歷十四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詹事沈一貫以妖書事傾侍郎郭正域持之急文獻偕其僚楊道用周如砥陶望齡往見一貫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實有意殺之一貫踧踖酹地若為誓者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何辭以謝天下一貫斂容謝之望齡見朱賡不為救亦正色責以大義願棄官與正域同死獄得稍解然文獻等以是失政府久之拜禮部右侍郎而掌翰林院

事初文獻出趙用賢門以名節相矜許同年生給事中李沂劾張鯨被廷杖文獻抆之出貲給其湯藥判州推官華玉忤稅監逮下詔獄文獻力周旋得無死掌翰林日當考察執政欲庇一人執不許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楊道賓字惟彥晉江人萬歷十四年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國子祭酒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轉左改掌部事嘗因星變請釋逮繫知縣滿朝薦等又請亟舉朝講大典皆不報南京大水疏陳時政畧言宮

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怠曠請夙興夜寐以圖治功時御便殿與大臣面決大政章疏及時批答毋輒留中及從內降帝優旨報聞皇太子輟講已四年道賓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為戒其冬天鼓鳴道賓言天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顛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為之鳴宜急罷礦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帝不聽踰年卒官贈吏部尚書諡文恪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父承學南京禮部尚書望齡少有文名舉萬歷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

一甲第三授編修歷官國子祭酒篤嗜王守仁說所宗者周汝登與弟爽齡皆以講學名卒字文簡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好學負才名三王竝封旨下騰芳為書詣朝房投大學士王錫爵畧言公欲暫承上意巧借封王轉作冊立然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公去而事壞罪公始謀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讀未竟遽牵衣命坐曰諸人詈我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

疏必親書謂子孫禍何也騰芳曰外廷正以公手書寄
揭無由知其詳公乃欲藉以自解異日能使天子出公
手書示天下乎錫爵憮然淚下明日遂反並封之詔屢
遷左諭德騰芳與崐山顧天埈善天埈險詖無行為世
所指名被劾去騰芳亦投劾歸時遂有顧黨李黨之目
詔論朝士擅去者罷貶騰芳太常博士三十九年京察
復以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稍遷行人司正歷太常少
卿掌司業事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院旋拜禮

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騰芳驟遷騰芳上疏辭位不許竟以省母歸天啟初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尋改吏部左侍郎丁内艱加禮部尚書以歸魏忠賢惡騰芳與楊漣同鄉御史王際逵因論騰芳被察驟起丁憂進官皆非制遂削奪崇禎初再以尚書協理詹事府京師戒嚴條畫守禦多稱旨代何如寵掌部事卒官贈太子太保

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鳳翹平陽同知父光臨洮同

知穀中五歲通孝經父問讀書何為對曰欲為聖賢耳萬歷二十九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時礦稅虐民上大學士沈鯉於穀中為鄉先達與首輔沈一貫不相能而溫純參政河南嚭穀中於諸生至是為都御史疏侵一貫一貫疑出穀中手為鯉地銜之遂用計典鐫秩去起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召擢尚寶丞移疾歸四十五年以浮躁鐫秩天啟初大起廢籍補長蘆鹽運判官屢遷國子祭酒擢禮部右侍郎仍領祭酒事楊漣劾魏

忠賢得嚴旨毅中率其屬抗疏言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為君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奸璫為忠代之受過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毅中取祖訓會典諸書禁戒礦税者集為二卷注釋以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録臣皆

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事顧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旣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聞舉朝公疏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於南京今忠賢無保之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悉究舉朝羣臣欲於朝罷䟦以俟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不禮羣臣令又欲於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而皇上

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即不加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並著與神祖媲美矣疏入忠賢戟手大詬𣪠中乃再疏乞歸不許已嗾其黨劾罷之𣪠中有至性四歲父病顲天請代公車時聞母喪一慟嘔血數升終喪斷酒肉不入内寢方母病盛夏思冰盂水忽凍廬居有紫草白烏千鵶集墓之異卒贈禮部尚書

公鼐字孝與蒙陰人曾祖跫蹟湖廣副使父家臣翰林
編修鼐舉萬厯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屢遷
左諭德為東宫講官進左庶子引疾歸光宗立召拜祭
酒熹宗進鼐詹事乃上疏曰近聞南北臣僚論先帝升
遐一事跡渉恠異語多隱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為湘
山之稗説臣竊痛馬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心祇因大
典遅回於是繳還册立之後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並
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追寵劉之邪謀張差之梃擊

而逆亂極矣臣嘗倫貟官條目睹狂謀孔熾以歸向東
宫者為小人不向東宫者為君子盡除朝士之清流陰
翦元良之羽翼扺根引蔓干紀亂常至今追想猶為寒
心夫臣子愛君存其真不存其偽令實録纂修在即請
將光宗事蹟别為一録凡一月間明綸善政固大書特
書其有聞見異詞及宫闈委曲之故用亦直筆指陳以
勒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任之疏入不許天啟元年鼐
以紀元甫及半載言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并

規諷輔臣忤旨譙責尋遷禮部右侍郎協理詹士府充實録副總裁鄂好學博聞磊落有踶識見魏忠賢亂政引疾歸初廷議李三才起用不決鼒颺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多遠道未至三才猷略素優家近輦轂可朝發夕至也侍郎鄒元標趣使盡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後御史葉有聲追論鼒與三才為姻婭私妄薦遂落職閒住未幾卒崇禎初復官賜卹謚文介

羅喻義字湘中益陽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檢討請假歸天啟初還朝歷官諭德直經筵六年擢
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為魏忠賢建祠喻義懲其倡者
乃已忠賢黨輯東林籍貫湖廣二十人以喻義為首莊
烈帝嗣位召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尋充日講官
教習庶吉士喻義嚴冷閉户讀書不肯輕接一客後見
中外多故將吏不習兵銳意講武事推演陣圖獻之帝
為褒納以時方用兵而督撫大吏不立軍府財用無所
資因言武有七德豐財居其一正餉之外宜別立軍府

朝廷勿預知饗士賞功購敵皆取給於是又極陳車戰之利帝下軍府議於所司令喻義自製戰車喻義復上言按畝加派之害而以戰車營造職在有司不肯奉詔帝不悅疏遂不行四年九月進講尚書撰布昭聖武講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語頗傷執政未陳祖宗大閱之規京營之制冀有所興革呈稿政府溫體仁不懌使正字官語喻義令改喻義造閣中隅扉詣體仁體仁怒上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

多規少令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及令删改及遭其侮惟聖明裁察遂下吏部議喻義奏辨曰講官於正文外旁及時事亦舊制也臣展轉敷陳冀少有裨益體仁删去臣誠恐愚忠不獲上達致忤輔臣令稿草具在望聖明省覽吏部希體仁指議革職閒住可之喻義雅負時望為體仁所傾士論交惜瀕行乞恩請乘傳帝亦報可家居十年卒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

稍長與舅父震孟同學並負時名舉萬歷四十七年進
士改庶吉士座主韓爌館師劉一燝罷之兩人並執政
遇大事多所咨決天啟初震孟亦取上第入朝林甥舅
並持清議望益重尋請假歸四年冬還朝趙南星高攀
龍等悉去位黨禍大作希孟鬱鬱不得志其明年以母
喪歸甫出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為繆昌期死黨遂削
籍魏忠賢敗其黨倪文煥懼誅使使持厚賄求解希孟
執而鳴之官崇禎元年起左賛善歷右庶子為日講官

三年秋與諭德姚明恭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
中式給事中王猷論之遂獲譴希孟雅為東林所推韓
爌等定逆案參其議羣小惡希孟謀先之及華允誠劾
温體仁閔洪學兩人疑疏出希孟手體仁遂借冒籍事
修隙擬旨覆試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
體仁意未慊令再擬希孟時已遷詹事乃貶二秩為少
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尋移疾歸家居二年卒

許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崇禎時歷遷左庶子掌左春坊事先是魏忠賢既輯三朝要典以光宗實録所載與要典左乃言葉向高等所修非實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禎改元燬要典而所改光宗實録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實録為魏黨曲筆當改正從原録時温體仁當國與王應熊等陰沮之事遂寢士桑憤然曰若是則要典猶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實録總記於世系獨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

也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此皆原録備載而改録故削之者也原録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猶詳慎如彼新録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闇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信史謂何疏上不省體仁令中書官檢穆宗總記示士柔士柔具揭爭之曰皇考實録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久登極後事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僅一月三后誕育聖躬皆在未登極以前不書之總

記將於何書也穆廟大昏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
總記不載至於冊立大典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
月易世熹宗之冊立當書皇上之冊封獨不當書乎體
仁怨將刻之為同列沮止士桑復上疏曰累朝實録無
不書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擿改録正謂與累朝成例不
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録具書保護之功而
改録削之何也當日國本幾危坤寧調護真孝慈之極
則顧復之深恩史官不難以寸管抹擷之此尤不可解

也疏上報聞體仁滋不悦會體仁唉劉孔昭劾祭酒倪
元璐因言士桑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將以連士桑
士桑亟以注略進乃得解尋出為南京國子祭酒體仁
去張至發當國益謀逐士桑先是高攀龍贈官士桑草
誥詞送内閣未給攀龍家故事贈官誥屬誥敕中書職
掌崇禎初褒卹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為之而中書以
為侵官崇禎三年禁誥文駢儷語至是攀龍家請給去
士桑草制時數年矣主者仍以士桑前撰文進中書黄

應恩告至發誥語違禁至發喜劾士柔降二級調用司業周鳳翔抗疏辯曰詞林故事閣臣分屬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竄改未有經自斜參者也誥敕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中書崇禎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誣為越俎者也不報士柔尋補尚寶司丞遷少卿卒子琪詣闕辨誣乃復原官贈詹事兼侍讀學士

顧錫疇字九疇崐山人年十三以諸生試南京魏公

以女女之第萬歷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天啟四年魏忠賢勢大熾錫疇偕給事中董承業典試福建程策大有譏刺忠賢黨遂指為東林兩人並降調已更削籍崇禎初名復故官歷遷國子祭酒疏請復積分法禮官格不行錫疇復申言之且請擇監生為州縣長已請正從祀位次進士為國子博士者得與考選帝並允行省親歸乞在籍終養母服除起少詹事進詹事拜禮部左侍郎署部事帝嘗召對問理財用人錫疇退列

陳用人五失曰銓叙無法文網太峻議論太多資格太拘鼓舞未至請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鑒別隨才器使一善也赦小過而不終廢棄二善也省議論而專責成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奬勵而寛督責五善也末極陳耗財之弊仍歸本於用人帝善其奏楊嗣昌疏請撫流寇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鄰事稱引不倫與嗣昌大忤嗣昌秉政諸詞臣多攻之嗣昌頗疑錫疇會駙馬都

尉王曷有罪錫疇擬輕典嗣昌搆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薦名還御史曺溶給事中黄雲師復言其不當用帝不聽起為南京禮部左侍郎福王立進本部尚書時尊福恭王為恭皇帝將議廟祀錫疇請别立專廟俄請補建文帝廟謚景皇帝廟號及建文朝忠臣贈謚並從之東平伯劉澤清言宋高宗即立南京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為建炎元年從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弘光元年錫疇言明詔已頒不可追改乃已時定大行皇帝

廟號為思宗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稱援証甚核錫疇亦以為然疏請改定大學士高弘圖以前議自己出力持之遂寢温體仁之卒也特謚文忠而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皆不獲謚錫疇言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將文忠之謚或削或改而補震孟諸臣庶天下有所勸懲報可遂謚諸人削體仁謚吏部尚書張慎言去位代者徐石麒未至命錫疇攝之時馬士英當國錫疇雅不與合給事中章正宸熊

汝霖劾之遂乞祭南海去明年春御史張孫振力頌體仁劾請復故謚遂勒錫疇致仕南都失守錫疇鄉邑亦破時方遭父喪間關赴閩唐王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溫州江心寺總兵賀君堯撻辱諸生錫疇將論劾君堯夜使人殺之投屍於江溫人覓之三日乃得棺殮

贊曰吳山等雍容館閣敭歷臺省固所謂詞苑之鴻儒廟堂之歸望也明自嘉隆而後權臣奄豎相繼枋國然諸人皆能不激不隨守正自立假令遭遇承平羽儀黼

散所表見豈僅此哉

明史卷二百十六

明史卷二百十六考證

陸樹聲傳陳時政十弊語多切中　臣嚴福按十事為勤學修身政令士風邦本財用宗藩邉防漕河郊廟其中最切時弊者則云用内侍以給掃除而倒持旁落之漸不可不防優外戚以示眷異而非分無厭之求不可不節見樹聲文集謹附考

田一儁傳通政張絃先寢不上　臣嚴福按通政張絃

先以壽民疏詞危切借字數溢額沮勿封進壽民復括兩疏之綱領上之疏入留中不報見黄宗羲南雷文稿傳所載微異謹附考

黄鳳翔傳去貞觀政要　臣嚴福按郭子章觀政要乃萬歷十六年二月事以唐宗有慚德魏徵虧大節也見郭子章文集謹附考

馮琦傳徐鼒　臣嚴福按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鼒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黄金巨萬騰驤

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括進內庫見宦官錄徐鼎

宦官傳作徐鼎與此互異謹附考

馮琦傳奸人之奏　臣嚴福按奸人琦原疏中作高時

夏戴君恩見北海集謹附考

馮琦傳琦乃復極陳其弊　臣嚴福按琦酌定禁約條

欵十五一明經術二正文體三重行檢四重後塲五

慎提學六嚴歲考七限入學之數八禁冒籍九核祠

祀鄉賢名宦十擇典試主司十一申程式前旨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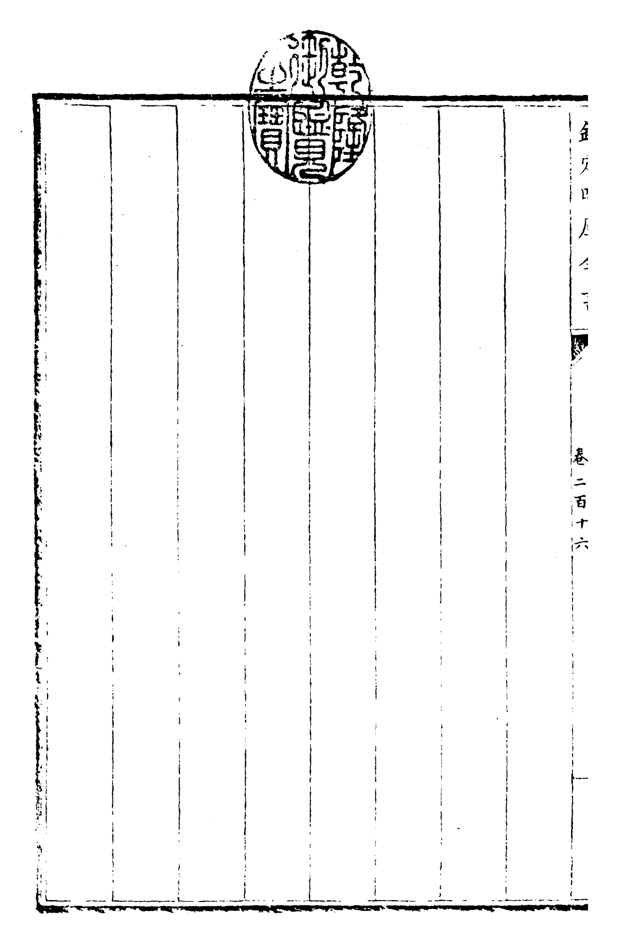
嚴衆閱十三杜闢節十四禁匿名帖十五禁刻書並見琦文集謹附考

劉應秋傳有撰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以指大學士張位　臣嚴福按之翰所奏以憂危竑議為吏科給事戴士衡偽造大學張位主之預謀者禮部侍郎劉楚先都御史徐作祭酒劉應秋吏科給事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也中旨罷楚先作降應秋謫廷蘭建崑為典史而張位先以薦經畧楊鎬失利罷去命值

敕不宥見明實錄及紀事本末謹附考

劉應秋傳周汝登附　臣嚴福按汝登嵊人由進士歷官雲南叅政學者稱海門先生見劉宗周蕺山集謹附考

顧錫疇傳請正從祀位次　臣嚴福按希孟所謂正從祀位次謂十哲中宜進有若南宮适而退冉有宰我先儒則宜進諸葛亮狄仁傑范仲淹也見陳鼎所撰希孟傳謹附考


卷二百十六

